

漫塘文集

七



漫塘文集卷二十二

宋金壇劉資宰著其

記

宜興周孝公廟記

周孝公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始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葬衣冠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什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憫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承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

國與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
凜如生顧廟弗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
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
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敝而新之者十
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
十甃其壁而飭其像設什器與凡丹堊之漫漶者旣又
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勸相其遷繚之墻踰二百丈樹之
杉松合萬有一千本又卽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爲簿領
時所築基亭焉以爲致敬之地費先捐己故助者眾役
不干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
竹木瓦甃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

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爲力勤矣旣成而屬
余以記余雖不文以托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
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殺身苟不
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沈思審慮不輕用
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報仇眇秦皇如晉鄙
不幸爲所及則從荆軻游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
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反壑故能不出帷
幄顛羸蹙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爲
州曲患陸士衡爲公碑謂不偶於俗爲所誣徐鍇又以
公爲任俠千載之下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鍇之言爲
近蓋吳魏世讎吳自大帝之亡日過於魏魏以曹休之

敗深怨於魴則公之任俠卽子房博浪沙中遺意其爲鄉患苦非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及聞父老之言幡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輩以子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遐想當時遇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者必大有可觀而史非班馬登載闊疏令人不慊故述之篇末以侈陽羨舊聞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稱行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歌曰南山兮嵯峨溪水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唱兮漁歌邃宇兮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兮愉愉降我福兮穰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秀兮佳城慰我

民兮千古

揚州撥還泰興縣酒稅記

征商昉於周襄至漢始與榷酤並行夫龍斷古所賤而襲之羣飲古所執而導之拂經甚矣而後世相因不廢將世變之異國計有不得不然者歟宋有天下首榜稅則於務俾毋增收仍戒毋發篋以索酒課之入於省庫實始於淳化四年則前此惟聽州縣之自爲藝祖欲挈五季之天下歸之五帝三王規模宏遠矣其後因時制宜頗失初意南渡迫於軍須經總制相沿立法而常賦之仰於征榷者益重泰興揚下邑歲以緡計至八萬有奇亦旣極矣而數年以來爲牧守者銳欲求多以官怠

其事則使受成於吏以縣撓其權則使專達於州吏雅
自愛者不屑而屑爲者皆至無賴州復藉之勢啗以羨
利之什二吏內誘於利外負其勢以行其無賴故視官
若隸視縣若其有司視民間皆其外府張私匿之禁以
爲羅重告訐之賞薄誣執之罪以驅入之挾摘極於隱
微敹攘甚於寇掠或不勝楚創匍匐籲哀而縣以侵官
爲嫌州以先入爲主吏以皆屬饜焉而爲之地不惟不
得直而又甚之故闔境之民皆騷然不能以寧而焦然
不能以生新安汪公統之爲部刺史也咨詢得之顧揚
爲大府忍以俟閒會攝帥事慨然曰幸矣泰興有瘳矣
卽飭吏歸州而使官復其職縣還所部雖較數歲之中

以爲常未能盡復歲額之舊然而告訐者褫氣誣執者
遠跡居者得安於家商者得藏於市行旅得出於塗百
里之內已懽然若更生矣令旣下父老相與追悼旣往
逆計方來寄聲於余謂余雖去令餘二十年然槩以浮
屠三宿桑下宜未能忘盍爲我書之余惟在昔尹鐸爲
晉陽思所以保障趙氏甫至卽損戶賦以寬民而趙氏
卒賴之曰鐸所寬也今維揚地重不啻晉陽征榷之爲
民害甚於戶賦從而寬之汪公之意其茲乎故爲之書
以庶幾春秋大復古之義父老曰信則與鐸之石

建康平止倉免回稅記

嘉定十有六年夏六月某甲子作平止倉秋九月某甲

子免回稅何以書大之也大其興民利去民害也其爲興民利何曰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眾生之者寡歲仰給客販長江天險舟至不時價輒翔湧長平領於使者權不在郡又數不盈萬雖興發不足贍故居民盼盼日視帆檣去來爲戚休今是倉也不藉於大農不領於使者以緡計石中歲可得五萬豐歲過之權一而歛散可專數多而幹旋有裕得李愷使民適足價平則止之義繼是年有上下市有盈虛而官待其平民不告病利孰有大於此者其爲去民害何曰關市之有回稅旣稅其入復稅其出其事近始於淳熙而甚於比歲民操百錢以市於市出而不告旣罪其人復坐所與市

者直一輪十輪一費一道路切伺壟斷者左右望探懷
有得輒陷大辟以是貨至不居民窮無告閒嘗暫弛未
幾而復蓋司征之在城者怙厥職而幕府之督征者庇
厥隸譸張爲幻其復固當今也旣去其額復上之朝而
廢司征之在城者使後雖有汙吏不得騁其去民害孰
有大於此者或曰環千里而守合十國以爲連孰非興
利去害者二事之書獨昉於金陵何也曰口之所難金
陵之所易也曰何難爾曰內之難者迫於己也外之難
者迫於人也迫於己者宮室欲其美園田欲其廣也妻
妾之奉欲其豐子孫之計欲其遠也迫於人者迎其意
之未發懼人之先乎己也廣其意之未及懼人之軋乎

己也不施其所己施懼其以疇昔視我也必致其所難
致懼其以眾人蓄我也近者旣彌縫之使無閒遠者復
籠絡之使不遺也而非財不可則凡可以得財者何不
爲也故征利之術益工而取民之路益多穀貴而下其
直曰是可科而糴也貨重而輕其估曰是可脅而致也
民陷於死而歛不休民藉以生而奪不厭其視平止之
義何有視回稅之害胡卹也曰然則金陵何易爾曰金
陵帥華文閣待制三衢余公嶸內無聲色之奉肅如也
外無游觀之娛淡如也所寶者善和之賜書無他玩也
所資者午橋之墅所甚愛者一泉之草木皆先丞相之
舊不他營也其視己之富也貴也等於浮雲視世所趨

猶虛舟之相遇也故取予之必審而出納之不吝也開
府未旬月驟捐十五萬緡以爲糶本而公帑自若也歲
蠲八千緡以免回稅萬六千緡以捐常稅而經費不乏
也此世之所以難金陵之所以易也書其易所以愧其
難抑去彼之所以難則此何往而非易也金陵之書昉
乎此後乎此固不一書而已也書之者漫塘叟劉某踵
門而請者進士劉平子衛翼王直貽書而請者迪功郎
江州德安縣尉楊成大進士宋夢後李黼張習之吳得
一楊夢得書之日期明年二月戊寅也

甲申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得歲

不爲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穀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某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爲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瑩所薄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卽嶽祠空廡春而糜之以與飢者其其始來者纔數百竊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珪玉甫聞之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

去其室廬以苟勺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
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縋而絕之縶也而
可乎某曰力竭矣可若何玉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
自振廩且爲書園封之又爲書博封之以請於鄉之好
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
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閭執朴以徇而去來
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
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
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
麥實乃已旣事玉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某自念
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爲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

泰等避寇去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華子魚不可
既行而其人墮險眾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
乎卒全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
於子魚者玉甫之爲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玉甫之意
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
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
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
意冠諸碑首云

溧水尉治雙玉亭記

溧水爲金陵壯縣而地偏無卓絕奇偉之觀故勝踐之

可尋者亦少尉治舊有二李亭按之往志李公擇之父
東嘗尉茲邑攜公擇與其兄野夫來讀書於此公擇名
常與孫莘老齊名言論不阿爲世名臣事具國史其歸
也讀書廬山五老峰下旣貴儲其書遺後人名曰李氏
山房記具東坡集野夫名莘仕至江西轉運副使雖事
不大顯而東坡送公擇詩云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
又過公擇舊居詩云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則其賢
亦可槩見今亭更他名來者莫考顧縣圃隔浦淶池等
處皆故令周邦彥美成游冶之地世方郵其詞附益其
說幸而至其地則趨走焉迴旋焉視圃之一草一木皆
足寄遐想今尉尤公季端非之以爲李公距今雖已遠

然訂以所聞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若邦彥異是今
人取友猶致辨於損益之間寧有尙友古人而不知所
擇歟因復亭舊名而謁余以記余惟履墟墓而哀入社
稷宗廟而敬所遇變於外所感易於中蓋人之常情則
游乎隔浦淶池之間而能端此念者鮮矣然則季端之
復是亭也豈直尙友古人而已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
心季端有焉故余與爲記且取坡語定其名曰雙玉亭
季端名端蓋錫山遂初先生尙書公之孫其家學有自
云

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